

单田芳 单瑞林 著



三侠五义



单田芳 单瑞林◎著

三侠五义

下



第五十八回



擒恶霸邓车打劫 告恶状家奴进京

小艾虎并非等闲之辈，现在他是个孩子，他师父东方侠黑妖狐智化，干佬儿北侠紫髯伯欧阳春，有这两个人帮他，他这能耐能次得了吗？早早晚晚，这艾虎人称小义士，纵横天下没有对手！那也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！艾虎日后遇上几个人，玉面专诸^①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山西雁徐良、粉子都卢珍，再加上艾虎，这五个人，人送绰号“小五义”，晃动乾坤，振动九州，那可了不起！当然这是后话。

艾虎也磕完了头了，智化才想起来：“老哥哥，咱别说闲话了，您把倪大人放到哪儿了？”

“在树上，这你放心。”

“快把大人请下来，咱见一面吧！”

“那好吧！”

欧阳春说完了，飞身上树救倪继祖。再一找，北侠也傻了，倪大人踪迹不见！你说这个事儿弄的，欧阳春训教智化训教半天，落他身上了，人没了！欧阳春那脸，“刷”就变了色儿了，连艾虎带智化，也变了色儿了。

这是谁干的？欧阳爷实在挂不住了，把脸蛋子往下一沉：“哼！谁呀？哪个匹夫！你出来！你要戏耍我，我可跟你玩命！”

欧阳春真急了眼了，正在这时候，就听一棵树上，“哗啦”，树叶子一响，蹦下一个人来，在身后背着倪太守。等这人把倪继祖放到地下，赶紧跑过来，跪到北侠面前：“老人家别生气，是我干的，老人家别生气！”

欧阳春一看，不认识他。就见这个人长得挺瘦，脸儿长得挺白，宽脑门，尖下颌，一对月牙眼儿，说话是南边人的口音。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，背后背着

^①专诸：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，吴国人，以帮助公子光（后来的吴王阖闾）刺杀吴王僚而著名。除了刺杀之外，专诸还以孝母而著名，所以时人多称“孝母当似专诸，交友当赛孟尝”。



刀，斜挎百宝囊。你看北侠不认得，智化和艾虎都认识他！这人也有个绰号，叫“圣手秀士”，姓冯，叫冯渊。还有人瞧不起他，管他叫臭豆腐。

这冯渊也是个贼，但是贼跟贼不一样，比较而言，他做的坏事儿并不多。像杀人、放火、奸盗邪淫，这个没有，他就是偷，也在霸王庄马强的手下。没想到，是他干这个事儿，智化就问：“冯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哎呀！”冯渊说，“你们哪，别瞒着我了！你跟艾虎的所作所为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我呀，跟你们是一样，要不我能救大人吗？霸王庄我看是保不住了，我打算弃暗投明，因此我把大人暗中给救了。老侠客您可别生我的气，无论如何，您收我当个徒弟吧！”

欧阳春一开始不乐意，后来这冯渊再三恳求，欧阳春才答应收个记名的徒弟：“你暂时在绿林，我要考察三年，然后再做决定。”

这事儿过去，大家都乐坏了，赶紧拜见倪太守。倪继祖一看，死中得活，多亏了这帮义士、英雄帮忙，就再三地致谢。他们在树林里头开了个紧急会，看眼前的形势，欧阳春建议：“让智化、艾虎、冯渊，先不要暴露身份，还回到霸王庄，目的去卧底。等将来该暴露的时候，再暴露也不晚。”

三个人听着有理，欧阳春保着倪大人，赶奔杭州太守衙门，前去调兵，这仨人暂时回霸王庄。话分两头，单表北侠，保着倪太守回到杭州，倪继祖立刻传点升堂，八般人役、文武衙门，所有的官员都齐了。倪继祖马上传出令箭，调动五千军兵，要抄霸王庄，与此同时他要求大家做到三件事：一、不准骚扰百姓；二、不准调戏妇女；三、不准趁乱抢劫财物，不管是谁，违背上述之一，立刻就地正法！

那太守掌握生杀大权呢！所以底下人全都点头遵命。倪大人又命人在大牢之中，找出那朱焕章，与朱素贞爷俩团聚，这些善后的事情不必细说。五千军兵，浩浩荡荡就开往霸王庄，领头的就是欧阳春。欧阳春能不帮忙吗？他作为先遣部队，领了一部分人先到霸王庄。老侠客让这些入埋伏在霸王庄外头，他飞身先到了里边。

再说马强，他就知道有不好的预兆，杀倪继祖，杀了半天，倪继祖没死，杜勇死了。这事谁干的？他怀疑智化，没有理由，智化一贯对他是忠心的，而且又没有证据。他联想起来最近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，心中好生不快呀！所以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命人在霸王庄，把各路英雄集合起来。他手下豢养着好几百人，也都是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，从各地方投奔他来的。他为了养活这些人，还修了一座英雄馆，供这些人吃，供这些人喝，到时候给钱花。这是打手，到了关键时刻把他们放出来，叫他们伤人。这帮人当中还有一伙新来的，哪儿来的呢？

邓家堡！就是那个神手大圣铁背猿猴，邓车！这小子领一部分人，也跑到霸王庄来了。

前文说了，欧阳春、蒋平、韩彰、丁兆蕙，捉拿花蝴蝶，抄了邓家堡，这邓车没地方投靠了，跑到这来混饭吃来。马强当时给众人开了个会，说：“这两天形势不妙，要求各位都精神点！做好准备，我让你们杀，你们就杀！叫你们打，你们就打！”

“大爷你放心吧！把这交给我们吧！谁他也不敢来！来了，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跟他玩了命了！”

“啐！”

嘿！一个个，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。马强这才放点心，吩咐一声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天天改善生活！”

其实这帮人吃的就不错了！这回又拨下瓶酒方肉，可劲喂着他们，这帮人就在英雄馆大排筵宴，大吃八喝。马强这才退归内宅，到了屋里头一坐，长嘘短叹，心里头“蹦蹦”直跳。他媳妇儿郭大奶奶看出来：“我说你怎么了？”

“嗯，这两天咱们庄子里头不平静，接二连三，净发现不顺心的事儿！”

“大爷呀，我劝过你多少次了，为人得做好事儿！你呀，太缺德点儿了！我是当妻子的，我见着这些事不能不劝你，可你得听啊！看着没？大祸就要临头，你碰谁不行！你非碰那杭州太守，那是包大人的门生，碰得动吗？你还要杀人家？这回好啊！我听说不但没杀了，这倪继祖还跑了！这要调来军队，你可怎么办？”

“嗯！那事到如今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只有一样，我给他来个不承认！他说我杀，好使吗？只要我手下的人，都跟我说一样的话，不承认！他也没办法！说急了，就他妈动武呗！”

“唉！我也劝不了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郭氏掉着眼泪，扭回身去，她睡了。马强呢，在地下坐着，长嘘短叹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砸他的门：“嘣！嘣嘣！嘣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开开你就知道了！”

马强一听这声儿，太生了！把门开开了。这人没进来，肚子先进来了，正是欧阳春！他一看进来个大紫胖子，大吃了一惊：“你？”

“嘿嘿，白天挺忙，晚上没事儿，借这个机会来串串门！你是马强吗？”

“啊！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嗯，别着急，我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北侠紫髯伯，复姓欧阳单字春！”

人的名，树的影呀！这马强一听，“哎呀！”了一声，三侠五义里头一个，



北侠欧阳春！他知道，这是对头的冤家！这小子吓得一转身要摘刀，还没等把那刀把摸着呢，欧阳春一提搂他，像鹰拿燕雀一般：“过来！趴下！”

一尺多长大脚巴丫子，踩到他后腰上，好悬没这把马强踩冒了泡！欧阳春拧胳膊把他捆上了，马强的媳妇儿也惊醒了。

“你不要怕，谁做谁担，与你没有关系。好好睡觉！”

欧阳春能胡来吗？他可没碰这郭氏，把马强拎到外头了。这马强就喊上了：“救人哪！我让欧阳春抓住了！救人哪！”

“嘿嘿！喊破你的嗓子也无济于事！来吧！我给你堵上点儿！”

欧阳春把马强的袜子、包脚布抖搂下来了，卷巴卷巴塞他嘴里头了。马强想喊，喊不出来了。欧阳春把他拎出霸王庄，交给军兵，然后一晃身，二次回来。为什么他老一个人单独跑？这有原因。他知道马强手下养得都是飞贼，这些人极难对付！要军兵进来，不定得死多少！欧阳春先探探道，那这个事情就方便了。欧阳春二次到了英雄馆，一看里头，明灯蜡烛，这里边正吃着呢！这帮群贼是，大扇大叫，大喊大闹。

他们正吃着，欧阳春到了院儿了。北侠停身站住，抖丹田喊了一声：“出来！看看谁来了！”

邓车把着门，这小子推开门一看：“唉！坏了！欧阳春来了！”

就这一嗓子，群贼就乱了套了。

“哗！”

您说可笑不？就没有一个人敢蹦到院里，跟欧阳春比一比。因为这个名声在这摆着呢，群贼那胆子都吓破了！谁敢碰啊？欧阳春这一来，群贼是各奔西东。北侠一看，他们一乱，来了机会了，在腰里一伸手，把信号箭拿出来了。这是官府制造的，专门发信号联系的，把底下这个捻抖搂开了，用火镰一点，“哧哧哧，哧！啞！”

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这两响，又叫二踢脚，蹦得挺高，声音挺大，在空中这一开花，这是信号炮啊！外边是伏兵四起！

“杀呀！”

“咕噜咕噜！咕噜咕噜！”

五千军兵一声呐喊，冲进霸王庄！这回霸王庄可抵挡不住了，这都是乌合之众，说跟国家的官兵对抗，谁敢？你别看平常七个不服，八个不忿，现在全傻了！抓了个鸡飞狗跳墙啊！整个把霸王庄给蹺平了！马强一被捉，有人知道，心就散了，有几个真心为他卖命的？一看，有劲儿也使不上了，干脆走我的吧！各奔东西，就这样的还是好的。单说邓车这小子，领着他手下一帮死党，能有三十多个人奔东跑，跑到霸王庄的东面。这块是片坟地，唉，他们站住了，这群贼累



得一个个吁吁带喘。

“咱们他妈也太窝囊了！哪怕跟这欧阳春伸一手呢？咱也不冤！就让您这一嗓子，把咱们吓得是勾腿好跑！”

“哎呀！是啊！”

大伙儿都问邓车：“咱怎么办？现在饭碗子砸了，咱们让欧阳春撵得这么惨，难道咱们这口气就这么咽了吗？”

“嗯？”

邓车眼珠子一转有主意了：“众位，完不了！咱谁也不兴走啊，就在这眯着啊，我另有办法！”

欧阳春把霸王庄抄了，抓住马强，其他的東西都封点入库，这都不能动，等候官府处理。然后收兵撤队，回归杭州，把马强押入死囚牢。准备经过审讯，调查清楚，该什么罪，再治他什么罪！这是头一天的事儿。到第二天晚上，邓车这帮小子从坟地溜出来了，这都是神手大圣邓车的主意，用黑灰抹脸，他告诉手下这帮人：“咱们全化了装，你们听我说啊！咱们还回霸王庄，见人就杀！见人就宰！见东西就抢！咱们一个口径，就说咱是欧阳春，给他栽赃陷害！咱们还发了财了，还把这赃给他栽上，让他一辈子也抖搂不清！”

“对！就这么办！”

这帮小子损不损，化了妆，黑灰抹脸，二次进了霸王庄。到里边，他们就伸了手了，一边伸手，他们一边喊哪：“呔！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欧阳春，欧阳春手下的！我们是杭州太守倪继祖派来的！”

“噗！噗！”

一顿刀，杀死了几十余条人命，男女老少皆有，血染霸王庄。最后把马强家里的金银库给打开，值钱的东西盗走了无数，临走留下欧阳春、倪继祖的名字。可他们在作案的时候，这么一喊，整个霸王庄都知道了。谁知道内情啊？就以为这事儿真是欧阳春干的，也以为这事儿是倪继祖主使的，有很多人心里头不满。

邓车他们达到目的，带着金银财宝，呼哨一声，投靠襄阳王，这个儿子的后果，后面再交代。

按下他不提，单说霸王庄这一乱套，第二天这郭大奶奶起来了，吓得浑身颤抖，咬牙切齿啊！心说：倪继祖啊！欧阳春！你们表面上把府库都封存，不杀人，不抢东西，暗地之中你们干这事儿！这还了得吗？嗯？你们是官人吗？比土匪还土匪！这还了得？

这郭大奶奶不干了，这家没死的，老马家的人开了个会。马强的媳妇儿决定进京告御状。她不能去，让谁去呢？让手下一个总管，叫马尽忠。这马尽忠亲

眼目睹这人死的这个惨，有丫鬟，有婆子，有家奴，有园工，还有管事的，那家伙抢那个乱七八糟！经过一调查一统计，丢失的金银财宝不可记数，大约丢了能有多少呢？如果用白银计算，能丢了三十六万两白银哪！皮甲、棉纱、值钱的衣服，丢了一千多件，金银首饰不计其数！他们拉了个清单，死者都是谁？多大年纪？怎么死的？丢的东西多少？满满地拉了个大清单啊！让马尽忠骑快马，带好川资路费，进京告状。人家老马家也有人哪！

马尽忠带着人，骑马如飞。这一天到了东京汴梁，先找个店房住下，吃了口饭，到了第二天，天光刚亮，直接找到皇宫的厚载门。找谁来呀？找马强他叔叔，四肢库的大总管马朝贤呢！人家这门头儿更硬，跟御林军这么一说，御林军一听，找大总管马朝贤，是人家家来的人，不敢拦着，让到里边，落座听信儿，然后到里边送信。外室太监告诉内室太监，内室太监又往里头层层传达，这才告诉马朝贤。马朝贤一听，家里来人了，什么事儿呢？前些日子来封平安家书，我侄儿他们都挺好啊！怎么派来人了？他就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。马上带了几个徒弟，赶奔厚载门。进到屋一看，他认识，马尽忠啊！这马尽忠一看老太爷子，哭拜于地：“老太爷子！完了！呜呜……”

马朝贤吓得魂不附体：“尽忠，别哭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老太爷子！咱叫人家欺负苦了！我们大爷让人家抓到杭州太守衙门，问成死罪，另外把咱家都给抢了！您看看，这是我们大奶奶给您来的信，这儿还有个清单！”

马朝贤那脸也变色儿了，哆嗦着把这封信展开，那信上写得明白，这郭大奶奶能不向着自己的丈夫吗？就说，杭州新来个太守，叫倪继祖，听说这倪继祖是包公的门生，这个人一上任，就找咱们老马家毛病，什么明察暗访，给马大爷安了很多很多的罪名。无缘无故把马大爷力拘锁带，投入死囚牢，严刑拷打，问成死罪。而且这倪继祖，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明火，抢去咱们家多少多少东西，杀了多少多少人，死的都准谁谁，现在咱们家冤沉海底，马强朝不保夕，望求老太爷子速想办法营救。上写千，下缀着万。看完了失盗这个名单儿，看了这个详细表，马朝贤“哎呀！”一声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众人经过紧急的抢救，马朝贤才缓过这口气来：“唉！好啊！这才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！倪继祖！我跟你完不了！”

他告诉马尽忠：“你呀，放心！先别走，住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住到高升店了。”

“先听信儿啊！容我奏明当天子，把这个事儿一定要申冤昭雪！”

“老太爷子，就等您了！”

马朝贤安排完了，让马尽忠带着人，回店房听信儿。他回到屋里，又哭了一

饱啊！哭完了，心里头转转个儿，见着皇上应当怎么说。正这时候小太监给他送信儿，皇上找他。他是四帝仁宗面前的大红人，哪一天，仁宗都得找他个三次、四次的，这事儿也习以为常了。马朝贤更换好衣服，把脸洗洗，跟着小太监来见皇上。皇上在内宫，叫翠云宫，这在宫里头坐着，穿着一身软梢的衣服，挺美！他现在有什么事儿啊？四海安静也不打仗，开封府有包大人，给他撑着朝廷这个样子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！他挺顺心，一天是吃喝玩乐。仁宗一看，马朝贤来了：“我说马朝贤哪，来来来，今天陪着寡人，咱们下几盘棋吧！”

“奴才遵旨！”

那棋盘都准备好了，皇上在那坐着，马朝贤得在对面跪着。奴才嘛，敢跟皇上坐到一起吗？天天是这么陪着下棋。再看马朝贤跪好了，仁宗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啊。

“你先走吧！”

“不！陛下请！”

“嗯，我先走了啊！当头炮！”

“啊！把马跳！”

“拱卒！”

“奴才飞象！”

唉，下上了！他们老在一起下棋，谁的棋路子心里都有数。这马朝贤哪有心下棋呀？他手里拿着这棋子，脑袋里想他们家的事儿，下着下着，皇上一看，唉？怎么象都过河了呢？唉？这老将都出城了！这怎么弄的？

仁宗脸往下一沉，“啪！”一拍这桌子：“马朝贤，难道说你不愿意陪着朕下棋？”

这是欺君之罪呀！那说着玩的吗？马朝贤吓得赶紧跪倒了：“陛下！奴才吓死也不敢哪！奴才冤！冤哪！”

把仁宗闹愣了，这棋没法下了。

“马朝贤，你哭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哎呀，陛下，奴才家里边事儿了！冤沉海底！您看看我家里新来的信！”

把信、失盗那清单儿全递上去了。皇上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看完了，仁宗天子是为大为震怒！这还了得！倪继祖！你干什么？你觉得你是包公的门生，你就为所欲为！马强犯了什么罪了？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！抓人可以，为什么抢人家东西？为什么杀这么多人？这个欧阳春是干什么的？帮着你把霸王庄抄了。倪继祖啊！大概你是活腻味了！你还知道不知道有国法，知道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皇上？

这玩意儿真了不得！感情用事。因为马朝贤是他面前的红人，他是言听计



从。马朝贤这一状就告准了！仁宗皇帝吩咐一声：“马朝贤哪，不必难过！朕一定给你做主！你放心！来人呀！传点升殿！”

“咣咣咣！”

“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！”

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仁宗升坐宝殿，文武朝臣来到八宝金殿，参见了皇上，分班站立。大家偷眼一看，皇上这气色不好看，仁宗好半天这才说话：

“各位爱卿，今有人状告杭州太守倪继祖！这个倪继祖胆大包天，无视国法，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霸王庄的明火！刀伤人命三十余条！抢走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！这还了得？哪一位爱卿，奉朕的旨意赶奔杭州捉拿倪继祖？”

文武大臣一听，全都是一愣，面面相觑，交头接耳。谁都知道，倪继祖刚上任不久，是今科的榜眼，又是包大人的徒弟，人送绰号“玉面小包公”。他怎么干了这么大的事儿？他甭问呢，是老马家的人把他给告了！谁愿意讨这个旨啊？包大人也在班部之中站着。包相爷那心也是一动，暗自思索：继祖啊！你真干了这种事儿？孩儿啊！你可太不像话了！你要真干了这种事情，连为师也不能包庇于你呀！

这时候武将之中，有人出班喊了一声：“万岁！臣有旨！”

皇上一看，正是五军提督府，铁帽子王岳衡！这岳老元帅，官封铁帽子王，世袭更替，有一辈，就是铁帽子王爷。就因为对宋朝功劳太大了，这位老元帅心粗性野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岳衡一听不像话，他根本就不信！出班跪倒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请教！”

仁宗挺不喜欢他，就因为这个人好抬杠，也不分场合，不分地点，一说话，纸糊的驴大嗓门，经常顶撞皇上。就因为他是三朝元老，开国的元勋，皇上总给他留情面。今天一看，他又说话了，仁宗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嗯，岳衡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陛下，我说这在哪儿刮来的风？谁告的倪继祖啊？唉，咱不管这事真与假，有一告就有一诉，那告状的人，说的都是事实吗？”

皇上一听，“啪！”把龙胆一拍：“嘟！胆大的岳衡，还没等朕把话说完，你就半截腰插一杠子！你看这是什么？”

“刷！”

把老马家状告倪继祖，那状纸和丢失东西那清单儿，扔给岳衡。岳衡不识字，把双天官寇准，寇老西儿，请过来了。从头到尾给他念了一遍，听完了，岳衡也吃了一惊！一想：这人命关天，这是说着玩的？上面开列着三十六条人命，家乡住处，男女老少，列得清清楚楚！而且丢失了这么多东西！

岳衡一想：能吗？倪继祖年纪轻轻，上任不足半载，就能做出事儿来吗？他

心里还画魂儿：“万岁，我看这么办吧！臣打算讨这个旨意，命人赶奔杭州，把老倪家、老马家，两家的人都带往京城。万岁可以龙楼御审，那时候就知道真与假了。单带一方面，我看这个事儿于理不合！”

文武大臣也都点头赞成。皇上一听，他这个提议不是没有道理。

“好！朕就给你一道旨意。命你派人赶奔杭州，把倪、马两家之人带往京城！朕，要亲自审问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



第五十九回

倪太守持正遭横祸
马朝贤行贿欲翻案

皇上把袍袖一抖，退了殿了。岳衡回府，越想这个事儿，觉得里边越有文章。他把中军官给叫上来了。中军官是他当家一个侄儿，叫岳山。

“岳山哪，拿着我的大令，带着皇上的旨意，明天你就起身，赶奔杭州。把太守倪继祖、马强带往京城交给我，我要审讯！懂吗？”

“尊令！”

岳山领令下去，第二天，带了京防营五百对子马，起身赶奔杭州。这事传得可太快了！倪、马两家这个事情迅速就传遍全国，各大都市没有不知道的，成为老百姓舆论中心。人们都议论，说杭州太守倪继祖，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砸抢明火，把霸王庄给砸了，把那马强给定成了死罪，抢走人家东西多少多少，杀了人家多少多少。说什么的都有啊！有的呢，向倪继祖袒护，认为这人不能；有的认为可能。

再说岳山，这一天就来到杭州，雄赳赳气昂昂进了太守衙门，把圣旨往上面一贡，在旁边立个坐，他坐下了。倪继祖率领各房的先生，八班人役跪倒接旨，接完了又给钦差大人施礼。这个岳山是个武将，这人说话也是心粗性野，他就知道派我来抓人，我不管你们谁有理没理！

他把眼珠子一瞪，看看倪继祖：“你就是倪太守吗？”

“啊！卑职便是！”

“哼！你这官做大了，大概是利令智昏，头脑有点发热。现在我让你凉快凉快！嗯！纱帽给他请下来！袍子给他扒了！”

这玩意儿了不得！在封建年代，这就等于把官职一撸到底。倪继祖大吃一惊！不知道自己身犯何律法？犯哪条？怪不得钦差来了，抓我来了！不敢反抗，还得跪倒谢恩。把帽子、袍子全都扒掉。然后岳山吩咐一声：“外边准备刑车！把倪继祖架到车上！另外，这儿还有个马强吗？把他提出来，也架到车上！马上回京！”

他认为，三句话，两句话这事儿就办完了，这个差事有什么难的呢？那可没想到，出了事儿了！今天他在屋里头一坐，刚传下令去，很快这消息就传到外边了。杭州的老百姓可不干了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三教九流啊！特别是举荐生员，那些念书的人，一听说朝廷派人，来追捕倪太守，都不干了，把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啊！在外面就喊上了：“不准逮捕倪太守！”

“倪太守没罪！”

“倪大人是个清官！朝廷太无道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这么个好官给带走了？不行！这不合理！”

山摇地动，“哗！哗！”跟海潮一般！军兵一看，这车都出不了门了，急转身到里边给岳山送信儿：“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！咱走不了！老百姓起哄，把衙门外头给包围了！”

岳山一听，火往上撞：“怪不这个杭州不好治理，净出刁民！敢跟官府的军队作对，这还了得？”

他不服气，挎着腰刀他出来了。迈步刚一出府门，也不知道哪位胆大的，扔进一块砖头来，“嗖！”

“啪！”

正揍他脑门子上头，把岳山给揍得眼前金星直冒！用手一摸，大脑袋上头长个小脑袋，都出血了！

“唉！哼哼，这是谁干的？”

话音未落，哎哟！黄瓜、茄子、马铃薯，连那柿子，带着青菜，连砖头瓦块，都扔进来了！

“打呀！”

“嗖嗖嗖！”

“乒乒乒！”

这回可好，岳山开了下杂铺了，这身上粘的全是菜叶子，流脓淌水。把他揍得实在抵挡不住，又退回来了。他一看，老百姓疯了，跟军兵这就要伸手。岳山如果传下命令开弓放箭，打这些老百姓，这不是不可能。但是这个人呢，还不太糊涂，他一想：这道命令一下，那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啊！将来皇上追究起来，这个事儿自己担当不起！但是他又一想：这倪继祖不得了啊，颇受老百姓拥护，就看这个场面，就说明问题了！老百姓舍不得倪继祖。得了，别发生冲突，我跟乡亲们解释清楚。

他不敢出门了，弄个梯子，他上了墙了，到了墙上他就喊：“乡亲们！大家不要打！别打！我有话说！”

老百姓怒火燃烧啊！手里都拿着家伙，一看他在墙上露出来脑袋了：“啊！”



你说吧！你说什么？带倪大人就是不对！”

“乡亲们，这是皇王圣旨，老元帅的令箭。我是上命难违，迫不得已呀！乡亲们同情我吧！我吃这碗饭，不这么干行吗？不过乡亲们放心，倪太守进京，事情自有公论，是非曲直，早晚都能弄个水落石出！实不相瞒，老马家有人上诉了，人家告了御状，皇上准备龙楼御审，你们说，倪太守要不到场，这事儿能问明白吗？嗯？大家放心，早晚这个事儿能弄清楚，一旦把事情交代明白了，我相信倪太守还能回杭州来！乡亲们，怎么样啊？”

这一说就好办事了，大伙儿才听明白。老百姓一商议，这也不行！派出代表跟着一块进京，到那块咱也告御状！联名保倪太守！这件事足以证明，顺人心者昌，逆人心者亡，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！民气可威就在于此！

老百姓通情达理，把道路闪开了，这岳山才上了马，带着五百京防营，押着囚车，赶奔京城。杭州的老百姓组织了代表，继续进京告御状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岳山，一路无话，这一天进了京了，把倪继祖、马强先押到大帅府，然后向铁帽子王爷回报，把令箭也交了。

岳衡一想，我是个武官，按理说这事儿我过问不着，但是他出于好奇，这案情又在手中掌握着，一想啊，我先过他一堂！

岳衡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！点鼓升厅！”

“咕噜！咕噜！咕噜！咕噜！”

武衙门升厅了，他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挽裙，腰悬宝剑，居中而坐！中军官、旗牌官分立两厢，下边站着二百四十名站堂军，先把倪继祖给带上来。倪继祖认得岳衡啊！这是自己的老干爹！临上任以前，岳衡还请他吃过饭呢！一见干爹的面，倪继祖心如刀绞啊！但是一想：现在自己是犯官了，事情没弄清楚以前，你是罪人，就不敢跟人家父子相称了。赶紧跪倒在地往上叩头：

“老元帅在上，犯官倪继祖给元帅叩头！”

这个岳衡军人出身，大老粗，不拘小节。岳衡看了看：“继祖啊，别害怕，来来来！”

给他搬把椅子，让他坐下。这个事儿在开封府，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！岳衡不管这套，倪继祖坐下了，绑绳早解开了，岳衡还命人给端了碗茶，就在这儿问“继祖，有人把你告了，告得可够邪乎的！如果这个事儿做实了，慢说这条命你保不住，连你们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！孩儿啊，你先把这底儿交给我，你到底这么干没？”

“老元帅，但不知道人家原告怎么告的我？”

“哎哟！告的你那条条，多得很噢！我先问你吧，你勾结没勾结一个欧阳春呢？”

“噢，有这么个人。但是我不是勾结，这个人是江湖的一个侠客，拔刀相助，曾经帮过我的忙，抓过马强。”

“唉！就有这个人的事儿！人家怎么告的，说这欧阳春是江洋大盗，你跟他勾着，砸抢明火。那个意思，你勒索马强，马强不答应，你就想了一个办法勒索人家，伤了三十多条人命啊！孩儿啊，有这事吗？”

“啊？”倪继祖一听可吓坏了，“老元帅，我冤枉！绝无此事！在我们发兵的那一天，我有约法三章：一、不准骚扰百姓；二、不准调戏妇女；三、不准趁乱抢得财物。所有的军兵一体遵守，秋毫无犯！好么样的，怎么出来这种事儿呢？万无此理！”

“好孩子，我相信你！唉，这阵儿我心里就有底了，不管在哪个公堂怎么问，你千万久供不离原词啊！你就这么回答，记住了吗？”

“老元帅放心！我做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我也绝不能改变！”

“唉，总而言之，这些事你都没干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嗯，行了孩子，你先委屈委屈，啊！上面有个皇上，我不能说就把你放了，咱们公事公办。不过呢，吃吃喝喝不能让你委屈着，谁摸你一下也不行！下去吧！”

“多谢元帅！”

倪继祖哭着下去了。岳衡想了一想：老马家真厉害呀！我早就有耳闻，有这么个马强，这小子是杭州的一霸！谁在那做官也坐不稳当！要不给老马家进贡，要不顺着他们家，这官儿明做三年，到不了三个月就得滚蛋！还不是仗着马朝贤吗？不就仗着这个太监吗？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吗！看来这个皇上也是个浑蛋！岳衡这么想着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！带原告马强！”

把马强带上来了。马强早就得着信儿了，沿路之上就有人给他传递消息，说：“大爷，你放心，别看给你定成死罪，定不了了！你们家有人告了！人家马朝贤老太爷子，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，如今皇上给你做主！”

把马强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。这小子心里头有底儿，所以他不怕，就在元帅府，他也没拿岳衡当回事儿。一听说带他上堂，嗨！他把那脖子梗梗着，脑瓜扑棱着，胸脯腆腆着，不像是打官司，好像是逛市场，晃着就上来了。走到堂口下还喊了一声：“嘿！马强到了！哼哼！”

跟驴似的，还叫了两声。岳衡一听，一皱眉呀！这？这什么毛病这是？跑我这儿示威来了！嗯！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往下一看，就见下边这个马强，长得奔儿颅头，翘下巴，一脸横丝肉，四十挂零的年纪，眼露贼光，一点也不带人缘！岳衡也是感情用事，一看着他就想揍他。



“跪！”

马强不得不跪呀，赶紧跪倒身躯：“参见元帅！”

“我说你叫什么名啊？”

“小人马强！”

“嗯，你跟四肢库的总管，马朝贤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们是叔侄！”

“噢，我且问你，倪继祖怎么得罪你了？嗯？究竟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这马强早都编好词了：“哎呀，回大元帅，倪继祖是个贪官！自从他到任之后，就赶奔霸王庄前去勒索，一伸手就管我要这个数，要十万两白银！小人不受他的勒索，倪继祖怀恨在心，这才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给我罗织罪名，把我们家给抄了！杀了我们家几十口人，抢走的东西无数，我是冤沉海底！求大帅做主！”

“嗯，马强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抓你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着？”

“我正在书房睡觉。”

“当时把你抓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把我抓到衙门。”

“噢，抓到衙门！以后你见着你们家里人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我都苦透了！谁也没见着！”

“噢，谁也没见着，那就怪了！谁都没见着，你们家出这些事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出了几十条人命？你怎知道，又丢了那么多东西呢？谁给你说的！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

马强激灵灵打个冷战，光想告倪继祖了，没想到这个茬儿，当时这个汗就淌下来了。

“他……我……我听说的！”

“呸！听谁说的？你把这个人给我供出来！”

马强敢说吗？

“他……他……我……我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马强啊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刁民！嗯，今儿个我打你不为别的，我就打你咆哮我的帅厅！就冲你刚才喊那一嗓子，我就不能饶你！来呀！把他拉下去，棍打四十，棍棍见血！”

岳衡一声吩咐，把他拉到下头揍了四十军棍。这四十军棍把他揍得“嗷嗷”直学狗叫啊！他长这么大，没吃过这个亏，两条腿都要掏空了！好不容易算打完了，这回他走不了了，让人们拖着，把他拖到上头，当时他也不精神了：“多谢

大帅！”

“我问你，往后你还猖狂不猖狂？”

“不敢了！吓死也不敢！”

“哼哼，你觉得你是耍人的。分场合、地点！你要吧我，你还差得多得多！来呀！把他押下去！”

押下去了，岳衡多少算出了口气。当晚无话，到了次日，天光见亮，岳衡怀抱本章赶奔八宝金殿。仁宗听信儿呢，岳衡跪倒，把经过讲了一遍，说：“倪继祖、马强全都带到！”

“噢？现在何处？”

“都在臣我的帅府！”

皇上点点头：“如此说来，朕要龙楼御审！”

其实这个名听起来是皇上亲自审讯，实则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皇上能问案吗？他亲自委派几个人，代表他审问，这就叫龙楼御审。由于案情重大，他恐怕有人徇私舞弊，因此多派了几个官，来了个六堂会审！这六个官都是谁呢？大理寺正堂，文彦博；刑部尚书，杜文惠；都察院掌院，范仲雨；枢密院掌院，颜查散；户部尚书兼三法司正堂，李天祥；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，岳衡。这么六个官。您单从这个形式上看，这个案情是如何重大啊！这六个官都是位极人臣，国家的尖子！皇上传旨，六大臣领旨下殿，审讯的地点在大理寺。因为这大理寺，是国家最高的法律机关，专门审问当官的，它不是对外的那么个机构。文彦博当然是主审了，他是大理寺正堂，另外文彦博呢，他的妹妹还是皇上的媳妇儿，他还沾皇亲，但是文彦博这个人居官清正，一丝不苟，颇有清官的名声。

领旨下殿把圣旨供好了，六个人这开会碰头儿，一商量，明天开始审讯。岳衡做移交手续，把倪继祖、马强全都押到大理寺。倪继祖被押到大理寺之后，没人来看望他，一无亲二无故，开封府的人想来，又害怕包大人不答应。马强就不然了，当天晚上他叔叔马朝贤，就来到监里边看着他，爷俩开了个碰头会，把这口供就串了。马朝贤告诉他，说：“总管马尽忠怎么告的倪继祖，你到堂上应当怎么说，孩子，千万要叨住倪继祖啊！你不能松嘴呀！就这么，这么，这么，这么说！”

马强点头答应：“叔叔您放心吧！我久供不离原词，非得把倪继祖咬死不可！”

“嗯，孩子你放心，我去给你打点啊，你只管打这官司！”

马朝贤通完了气，起身告辞。那没闲着，又到哪儿呢？到三法司正堂，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府里头了。他跟李天祥处得不错，要讲究这六堂官，除了岳衡资格老，那就得说李天祥。他是四川成都府的人，两榜进士出身，也是三朝元老了，

